

## 我的爷爷

王振华

我从未见过爷爷，关于爷爷的记忆，是靠曾祖母、祖母以及邻里乡亲一点点地拼凑起来的。在我的心里，他不只是一位亲人，更是用热血书写的传奇。

爷爷叫王拴玉，1924年1月生，阳曲县西凌井扫峪村人，1941年7月参加革命，属阳曲县大队战士。1944年，爷爷在岔上耀子村战斗中光荣牺牲。1983年8月1日，山西省人民政府确认他为烈士，并由民政部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阳曲群众依托东西山组建抗日武装保家卫国。爷爷虽不识字、少言语，却有着最质朴的家国情怀，常说：“阳曲是我们中国人的阳曲，绝不是日本人横行霸道的地方。”他生性豪爽，为人仗义，战友们常来家中落脚，五孔窑洞成了临时据点。曾祖母和祖母悉心照料大家，洗衣做饭，被战友们亲切称作“伙管大娘”“洗衣大嫂”。

据曾祖母回忆，一次大的作战前夕，爷爷曾带回来一卷纸包的物件，然后偷偷将其掩藏。还叮嘱家里人，这东西重要，千万不要泄密，并且说，打完仗他会回来取。可谁能料想，在1944年的岔上耀子村战斗中，爷爷身负重伤，被日寇残忍杀害，年仅20岁。爷爷在这场战斗中牺牲，家里人也终究未能知晓那个包裹的下落。

爷爷牺牲后，村里人趁黑夜将爷爷的遗体抬回村下葬。没几年，曾祖父郁闷而终，曾祖母也因常年伤悲，哭瞎了一只眼睛。当时，我的父亲刚满周岁，不到20岁的祖母外出讨生活，我的父亲与曾祖母相依为命。

为了民族解放，爷爷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他的英勇无畏，成为家族最珍贵的精神财富。他的名字被载入《阳曲县志》，他的英雄形象深深镌刻在子孙后代的心中。

我的父亲今年84岁，至今已有50多年的党龄。他骨子里传承了爷爷的红色基因，早早参加工作，坚定理想信念。一辈子奔走于村镇两端，为民操劳，甘于奉献。他说，唯有努力工作，殚精竭虑，才是对爷爷的最好纪念，也深刻影响着这一代人的成长。

如今，我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，时常思索：前辈以生命守山河，父辈以汗水建山河，我们更应继承奋斗精神、担当作为，用实干奉献致敬先辈。



春熙(国画) 张春燕 作

## 那年父亲给我买手表

郭润生

人到暮年，总爱回望过往岁月。40多年前，父亲为我买手表的那段往事，让我感到暖心的同时又隐隐作痛。

1977年恢复高考后，我幸运考入太原铁路机械学校，得以继续求学深造。父亲得知这个喜讯，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常和他的同事们分享这一喜悦。1978年金秋，我入校报到，开学没多久便投入到新生军训之中。彼时，父亲心心念念牵挂着我，特意骑着自行车，一路奔波赶到坞城路到学校看我。初见我一身军训迷彩服，脸庞黝黑、身形疲惫，父亲满眼心疼，一遍遍叮嘱询问，生怕我吃苦受累。我强撑着说不累，在校一切都好，让他不必挂心。父亲望着我，眼底藏不住深深的牵挂与疼爱，悄悄给我留下零花钱，依依不舍踏上归途。

过了没多久，我回家后听母亲说，父亲一直惦记着我上学没有手表，没法精准掌握作息时间，一心想给我添置一块手表。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手表须凭专用票券才能购买。父亲手头攒了些积蓄，却没有购表票券，满心焦急。一日，父亲在单位附近的解放电影院门前散步，偶遇一名男子兜售崭新的上海牌手表。那是当年人人向往的名牌腕表，无需票券即可购买，只是售价要180元，比凭券购买的120元高出不少。一心想给我置办手表的父亲一时心动，就买下了这块手表。

买下手表后，父亲心里始终惴惴不安，立马骑车赶往姑父家中查验。姑父是专业修表匠人，他打量了一下外壳并未发现异样，接着用专用工具打开后盖，结果没用劲稍微一拧就开了，姑父顿时傻眼了，里边装着一个小小的假表芯，与外壳毫不配套。父亲见状，脸色骤变，一下子

就瘫倒在座椅上，额头上的汗都冒出来了，这是他起早贪黑工作辛苦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，就这样被骗了，可想他心里有多难受。

父亲心急如焚，攥着假表骑车狂奔赶回解放电影院，可骗子早已不见踪影，连一丝踪迹都寻不到。勤俭一辈子的父亲，一支烟都要分两次抽，一双翻毛皮鞋能穿二十年，一分钱都舍不得多花，如今血汗钱被骗，满心懊悔、自责又难过。往后数日，父亲下班后天天跑去电影院门口守候，满心奢望能偶遇骗子讨回公道，可终究只是徒劳一场，只剩满心失落与不甘。

几番期盼皆成泡影，父亲最终默默找一块红布，将这块假手表仔细包裹妥当，放进小木盒里，然后存在自己放衣服的扣箱最底层。他把未能如愿的父爱、上当受骗的委屈、满心自责与愧疚，全都悄悄压在心底，从此闭口不提，从不对外人言说分毫。这份难言的苦楚，他独自默默扛下，直到父亲离世，母亲整理遗物时，我才知晓当年事情的全部原委，每每想起，都难以想象父亲当年是如何熬过那段郁郁难安的日子。

1980年，我顺利毕业走上工作岗位。心结难解的父亲始终惦记着初心，终于在解放大楼给我买下了一块货真价实的上海牌手表，圆了多年前的心愿，也了却了心中的遗憾。

如今岁月流转，时代变迁，手表早已不再是稀缺贵重之物，随处可买、随手可得。回想起父亲当年给我买手表的经历，多年来时刻警醒我谨慎行事。留在我心里更多的是那无私的父爱，它像一股暖流不时会涌向我的心头，让我泪水盈盈，终生难以忘怀。



## 和平公园赏晚樱

成石 文/图

人间四月，春意正浓。步入和平公园，第十届樱花节如期而至，800余株晚樱肆意盛放，用满树繁花，装点出太原最动人的暮春景致。

樱花原产于我国，其栽培与观赏历史源远流长。早在先秦时期，典籍中已有对樱属植物的记载。秦汉年间，樱花已被移栽进皇家宫苑，成为宫廷春日盛景；汉代扬雄在《蜀都赋》中，以“被以樱梅，树以木兰”勾勒蜀地繁花似锦的春光，足以见得樱花在当时已随处可见。及至盛唐，樱花更是走进寻常百姓的私家庭院，花开时节，满城皆赏。万国来朝的盛世之下，日本使者沉醉于中华文化与樱花盛景，将这一抹芳华带往东瀛，也让樱花在异国土地上绽放出新的生机。

春日赏樱，早樱与晚樱各有风韵，却也不难分辨。早樱多为单瓣，花色以纯净粉白为主，花朵呈卵圆形，树体高大，可达17米，树皮呈青灰色，且是先开花后长叶，花开时满树繁花，不见片叶，

尽显疏朗清丽；晚樱则身形温婉，树高仅七八米，树皮裹着一层柔和的银灰色，花开之时，嫩绿新叶早已舒展枝头。花朵以重瓣为主，粉白、绯红交织，数朵簇拥成簇，花团锦簇，在绿叶映衬下，更显娇艳欲滴，一刚一柔，一简一繁，勾勒出春日樱花截然不同的美。

古往今来，樱花都是文人墨客笔下的诗意载体。古人常以樱桃代指樱花，唐代诗人刘禹锡挥笔写下“樱桃千万枝，照耀如雪天”，满树繁花如白雪皑皑，士大夫花间设宴，隔水相望宛若仙境，寥寥数笔，写尽盛唐赏樱之趣。白居易偏爱庭院赏樱，“小园新种红樱树，闲绕花行便当游”，不必远赴闹市寻春，绕着花树漫步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李白思乡时，念起“别来几春未还家，玉窗五见樱桃花”；杜甫笔下，有“朱樱此日垂朱实”的饱满生机；孟郊则用“樱桃花参差，香雨红霏霏”，描绘出樱花飘落的唯美瞬间。千古诗句流传至今，让眼前的繁花多了几分厚重的文化韵味，赏樱之时，也仿若与古人隔空相逢。

走入和平公园，一条樱花大

道沿湖而建，大道两侧的800余株晚樱已经绽开了娇媚的容颜。我沿着樱花大道一路观赏晚樱。关山樱鲜红浓艳，作为晚樱代表的关山樱，花色鲜红浓艳，如烈焰燃烧，似红霞漫天，微风拂过，花枝轻颤，那份热烈与奔放让人心生欢喜，沉醉不已。松月樱身姿柔美，枝条柔软下垂，树形宛若撑开的绿伞，花色红中带粉、粉里透白，清雅淡然，颇有“松间明月”的静谧意境。而有着“晚樱三杰”美誉的普贤象樱，更是惊艳众人，它是重瓣樱花中花瓣最多的品种，单朵花瓣多达50只以上，层层叠叠，繁花满枝。更妙的是它的花色会随花期渐变，初绽时是娇嫩粉红，盛放后渐渐转为莹白，外粉内白，清透温润，宛如玉石雕琢而成。

在樱花大道中观赏晚樱，那一排排绯红、粉白的樱花像桃色的云，又像白色的雾，灿烂炫目；温柔轻盈的樱花漂浮在头顶上，四周樱花尽情绽放，妩媚动人，我仿佛置身于一种梦幻般的意境中；时而几瓣樱花轻飘飘地落下，撒在肩头，又落在地下，落英缤纷；时而又吻在脸颊上，一股清香沁入心头，余香袅袅；一阵春风拂过，花雨飘飘，犹如香雪撒落一身，更是花香袭人，把已经浓郁的春意渲染得更加浓烈。